

孙犁《铁木前传》（节选）

全书共 20 章，这里节选的是第 6 章中的一段和第 15 章，描写了小满儿妖烧和纯真的两种品格，以及作者对小满儿态度的变化。

今年和六儿卖包子，就是和面擀皮这些极为轻微的工作，黎大傻的老婆也是不愿意担负的。她不久就从娘家接了一个妹妹来，名义上帮忙做活，她的实际目的在哪里，谁也猜得着。

这位妹妹，外表和姐姐长得非常不同，人们传说，这孩子原是那些年，从别人家领来的，和她的姐姐，并非一母所生。

她今年十九岁了，小名叫满儿。已经结了婚，丈夫长年在外面。小满儿一年比一年出脱得好看，走动起来，真像招展的花枝，满城关没有一个人不认识她，大家公认她是这一带地方的人尖儿。

刚到姐姐家来，小满儿表现得很安静。她不常出门儿，每天，姐姐出去串门儿，她就盘腿卧脚地坐在炕上剁馅儿，包包子，连头也不轻易抬起。黎大傻在地下来往，装着笼屉，兼在灶上烧火。六儿没事做，就放一板凳在炕沿儿下面，呆呆地望着她抽烟。等到天黑，姐姐回来，小满儿问做什么吃，姐姐照例是说得很干脆的：“还做什么吃？熬点米汤儿，就包子吃！”

“六儿不用回家，就在这一块儿吃吧？”小满儿问。

“那还用你说吗？”姐姐笑着，“人家是咱们的大东家哩，要好好照应！”

现在，六儿就黑夜白日地在这一家鬼混。

渐渐，小满儿就不能安静地坐在炕上了。她每天要抽空儿到门口儿站一站。自从她搬到姐姐家，不知道是谁传播的消息，那些卖胭脂粉儿香胰子的小贩，也跟踪到这村里来了。他们像上市一样，常常把三副几副的担子放在她姐姐家的门口，如果小满儿还没有出来，他们就用力摇那小货郎鼓儿，用繁乱的、挑逗的节奏把她引出来。

以后，小满儿又借口占碾子借磨，到大街上去。

每逢小满儿到街上来推碾，就会在这小小的村庄里引起一场动乱。当她还没有得到推碾的机会，只是放下一把笤帚在碾子旁边占着，自己一径回家去了，就有一些青年人赶到碾子附近来了。青年人越聚越多，常常使得那正在推碾的人家，感到非常的奇怪。

后来，碾子空下了，就有青年自动去给她报信。过了一会儿，小满儿从姐姐家的胡同里转出来，青年们的眼睛就一齐转向她那里。青年们的眼神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勇迈些，有的怯弱些，然而都被内心的热情和狂想激动着，就像接连爆发的一片火焰。

小满儿头上顶着一个大筐篋，一只手伸上去扶住边缘，旁若无人地向这里走来。她的新做的时兴的花袄，被风吹折起前襟，露出鲜红的里儿；她的肥大的像两口大钟似的棉裤脚，有节奏地相互磨擦着。她的绣花鞋，平整地在地下运动，像留不下脚印似的那

黎大傻老婆原是县城东关一户包娼窝赌、不务正业的人家的长女。

这样的女子，在任何农村都不会被看成好人。作者这时的看法是很冷静客观的。

这就是黎大傻老婆请她妹妹来的目的。

小满儿的魅力一。

小满儿的魅力二。

小满儿的魅力三。

不动声色，却风情万种，魅力四射。

专写肥大的裤脚，绝！

样轻松。

她那空着的一只手，扮演舞蹈似的前后摆动着，柔嫩得像粉面儿捏成。她的脸微微红涨，为了不显出气喘，她把两片红润的嘴唇紧闭着，把脖子上的纽扣儿也预先解开了。

她通过这条长长的大街，就像一个凯旋的将军，正在通过需要他检阅的部队。青年们，有的后退了几步，有的上到墙根高坡上，去瞻仰她的丰姿。

.....

十五

她看见姐姐送着母亲走出村来，她才绕道儿回到家里去。到家里，看见黎大傻正帮着一个干部收拾屋子，小满儿惊奇了，她知道姐姐家因为落后、肮脏和名声不好，是从来没住过干部的。他们收拾的是东房的里间，这间屋里堆着一些烂七八糟的东西，外间，喂着一匹很小的毛驴。

她看见姐夫在这位干部面前，表现了很大的敬畏和不安，他好像不明白为什么村干部忽然领了这样一位上级来在他的家里下榻。他不断向干部请示，手足不知所措地搬运着东西。

小满儿看来，这位干部的穿着和举止，都和他要住的这间屋子不相称。从他的服装看来，至少是从保定下来的。他对清洁卫生要求很严格，自己弯腰搜索着扫除那万年没人动过的地方。小满儿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愿意帮他的忙，她用自己的花洗脸盆打来水，用手在那尘土飞扬的地上泼洒。

“你是这家的什么人？”那位干部直起身子来问。

“她是我的小姨子。”黎大傻站在一边有些得意又有些害怕地说。

“啊，你就是小满同志。”干部注视着她说，“村干部刚才向我介绍过了。”

“他们怎么介绍我？”小满儿低头扫着地问。

“简单的介绍，还不能全面地说明一个人。”干部说，“我住在这里，我们就成了一家人了，慢慢会互相了解的。”

干部在炕上铺好行李，小满儿抱来茅柴，把锅台扫净，把锅刷好，然后添上水，说：

“这屋里长年不住人，很冷。我给你烧烧炕吧。”

“我来烧。”黎大傻站在她身边说。

小满儿没有理他。她把水烧热了，淘在洗脸盆里，又到北屋取来自己的胰子，送到里间：

“洗脸，你自己带着毛巾吧？”

晚上，干部出动开会，回来已经夜深了，进屋看见，小小的擦抹得很干净的炕桌上面，放着灌得满满的一个热水瓶；一盏洋油灯，罩子擦得很亮，捻小了灯头。摸了摸炕，也很暖和。

他听见北屋的房门在响。黎大傻的老婆，掩着怀走进屋来。她说：

“同志，以后出去开会，要早些回来才好。我们家的门子向来

从手到脸，再到嘴唇，无一不撩人。

这让人不由想起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马莲娜。小满儿就是这样横空出世，成为了作品实际上的主角。

“落后、肮脏和名声不好”，这也是作者对小满儿最初的定位。

与后面小满儿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

判断准确：这位干部正是从省上下来的。当时保定是河北的省会。天然的亲近。

小满儿正是干部要了解的对象。

心虚而有些自卑。干部的态度正是作者的态度。

小满儿的表现一。

小满儿的表现二。

小满儿的表现三。已经开始有了《山地回忆》中妞儿的模样了。

严紧，给你留着门，我不敢放心睡觉。”

说完，就用力带上门子走了。

干部利用小桌和油灯，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他正要安排着睡觉，小满儿没有一点儿响动地来到屋里。她头上箍着一块新花毛巾，一朵大牡丹花正罩在她的前额上。在灯光下，她的脸色有些苍白，她好像很疲乏，靠着隔山墙坐在炕沿上，笑着说：

“同志，倒给我一碗水。”

“这样晚，你还没有睡？”干部倒了一碗水递过去说。

“没有。”小满儿笑着说，“我想问问你，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是领导生产的吗？”

“我是来了解人的。”干部说。

“这很新鲜。”小满儿笑着说，“领导生产的干部，到村里来，整年介像走马灯一样。他们只看谷子和麦子的产量，你要看些什么呢？”

干部笑了笑没有讲话。他望着这位青年女人，在这样夜深人静，男女相处，普通人会引为重大嫌疑的时候，她的脸上的表情是纯洁的，眼睛是天真的，在她的身上看不出一点邪恶。他想：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至少现在，他就不能完全猜出这位女人的心情。

“喝完水去睡觉吧！”他说，“你姐姐还在等你哩。”

“他们早吹灯睡了。”小满儿说，“我很累，你这炕头上暖和，我要多坐一会儿。”

干部拿起一张报纸，在灯下阅读着。他不知道，这位女人是像村里人所说的那样，随随便便，不顾羞耻，用一种手段在他面前讨好，避免批评呢？还是出于幼年好奇和乐于帮助别人的无私的心。

“你来了解人，”小满儿托着水碗说，“怎么不到那些积极分子和模范们的家里，反倒来在这样一个混乱地方？”

“怎样混乱？”干部问。

“你住在这里，就像在粮堆草垛旁边安上了一只夹子，那些鸟儿们都飞开，不敢到这里来吃食了。”小满儿说，“平日这里可没有这样安静。平日，每到晚上，我姐姐的屋里，是挤倒屋子压塌炕的。”

“这样说，我是妨碍了你们的生活。”干部说，“明天我搬家吧。”

“随便。”小满儿说，“我不是杨卯儿，并没有撵你的意思。我是说，你了解人不能像看画儿一样，只是坐在这里。短时间也是不行的。有些人，他们可以装扮起来，可以在你的面前说得很好听；有些人，他就什么也可以不讲，听候你来主观的判断。”

她先是声音颤抖着，忍着眼泪，终于抽咽着，哭了起来，泪珠接连落在她的袄襟上。

干部惊异地放下报纸。但是小满儿再也没讲什么，扯下毛巾擦干了眼泪，稳重地放下水碗，转身走了。

整个夜里，黎大傻并不来给小毛驴添草，小毛驴饿了，号叫着，踢着墙角，啃着槽帮。耗子们因为屋里暖和了还是因为添了新的客人，也活动起来，在箱子上，桌面上，炕头和窗台上吱叫着游

似乎是以正“名声不好”之名？

主动而随意，与她姐姐的行为形成对比。她心里与干部没有距离。注意：连续写了三次她“笑着说”。

作者对小满儿的态度也从此改变。

农村人自己是不烧开水的。

实际上他是希望她不像村里人所说的那样。

渴望被人理解，却仍然心虚。

坦然、坦荡；自然、自信。这位干部正是从杨卯儿家里撵出来的。

也许，这是小满儿第一次得以发泄。

是小毛驴和耗子在闹，也是干部自己心里在

<p>行。</p> <p>干部长久失眠。醒来的时候，天还很早，小满儿跑了进来。她好像正在洗脸，只穿一件红毛线衣，挽着领子和袖口，脸上脖子上都带水珠，她俯着身子在干部头起翻腾着，她的胸部时时摩贴在干部脸上，一阵阵发散着温暖的香气。然后抓起她那胰子盒儿跑出去了。</p>	<p>闹。</p> <p>这种勾引干部的细节在孙犁看来，却是充满青春气息的美好感受。在他的眼里，“山地”上的妞儿已经回来了。</p>
---	--

编者推荐：

人们在评价《铁木前传》等孙犁的小说时，常常喜欢用“充满了乡土气息的生活画卷”、“洋溢着诗情画意”这样的赞美之词。如果我们认真阅读孙犁的作品，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乡土气息”和“诗情画意”，主要不是表现在冀中农村的自然风光上，而是表现在冀中农村那些美好的活色生香的青年妇女形象上。

在《铁木前传》中，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女性形象就是小满儿。但是，小满儿并不是作者事先预设的作品主人公，而是在作品的第6章出现后，自然而然地取代了老铁匠、老木匠和九儿等重要人物而成为作品实际上的主角的。

那么，小满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刚出场时，我们只知道她年轻漂亮，虽然结了婚，却只有19岁，爱打扮也会打扮，带点妖娆之气，就凭这一点，在当时的农村中就不会有好名声，再加上她不安分，泼辣叛逆，不肯老老实实地做人干活，也不求上进，与四儿、锅灶和九儿他们热衷于集体事业的先进青年完全不是“一路人”。但是，她生动活泼、无拘无束、喜爱天性，而且她在自己的娘家也曾是青年团员，只是因为不愿接受大家的批评，才到姐姐家来的。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落后人物，即使作者对她充满同情和希望，她自身也存在着进步的可能，但在崇尚集体主义的当代主流文化中，是不可能成为作品主角的。

为了使故事围绕着小满儿继续发展下去，作者在小说写了一半的情况下，到第11章，不得不另作安排，让“县里介绍了一位从省里来的干部到村里来”，而且，不住村干部或积极分子家里，要住普通人家，还要看看村里落后的部分。于是，作品便顺理成章地改变了以前的视角，可以放手地写他心目中的小满儿，让我们能够看到，她有孤独、寂寞和反省：“她忽然觉得很难过，一个人掩着脸，啼哭起来。在这一时刻，她了解自己，可怜自己，也痛恨自己。好明白自己的身世：她是没有亲人的，她是要自己走路的。过去的路，是走错了吧？她开始回想着人们对她的批评和劝告。”更让我们相信，“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不管多么复杂的花布，多么新鲜的鞋样，她从来一看就会，做起来又快又好”，“浇起园来，可以和最壮实的小伙子竞赛，一个早晨把水井浇干”。也让人们能够相信，“她的脸上表情是纯洁的，眼睛是天真的，在她身上看不出一点邪恶”。她喜欢小孩，所有的小孩也都喜欢她，无论多么认生或是任性的孩子，到了她怀里也会高兴起来。“如果是种植在适当的土壤里，她可以结下丰盛的果实。”

像小满儿这类形象在孙犁的作品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完成《铁木前传》七年前的1949年，他曾在《村歌》中塑造了一个与小满儿有着许多相同特点的女孩双眉。双眉年轻漂亮、性格泼辣，因为爱唱戏而拒绝参加互助组，是一个“方圆闻名的人物”，遭到了妇救会干部王同志等一群妇女的打压，说她是“个人主义”，“有男女问题”，但除了她与人结伙唱戏外，别无他证。但孙犁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人物的喜爱，不仅把她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还充满激情地描写了她的独立不阿的率真个性，让她带领她的“模范组”（“流氓组”）与全村认为最棒的互助组进行挑战。七年后，当双眉发展成为小满儿后，更加咄咄逼人，让人不敢正视。

另外，同样在 1949 年，孙犁在《山地回忆》中描写的妞儿，也与小满儿的形象有着许多血肉联系。小妞既勤劳能干、淳朴善良，又聪明泼辣、尖刻挑蛮，有着复杂双重性格，是一个大家一致赞赏的人物。在《铁木前传》的九儿和小满儿这两个人物身上，可以明显看到妞儿的影子。她身上的勤劳能干、淳朴善良的品性主要集中到了九儿身上，而她身上的聪明泼辣、尖刻刁蛮的性格则主要集中在小满儿身上。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九儿却失去了妞儿的光彩，只是成为了进步女性的化身；而小满儿则比妞儿更加光彩照人，成为了生活中熠熠生辉的鲜活形象。

作者自白：

童年啊，你的整个经历，毫无疑问，像航行在春水涨满的河流里的一只小船。回忆起来，人们的心情永远是畅快活泼的。然而，在你那鼓胀的白帆上，就没有经过风雨冲击的痕迹？或是你昂扬前进的船头，就没有遇到过逆流礁石的阻碍吗？有关你的回忆，就像你的负载一样，有时是轻松的，有时也是沉重的啊！

——《铁木前传》，《孙犁文集一》，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写。……我不愿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回忆它。

——《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文艺报》1980/6-7

经典评论：

在婚姻和爱情上，孙犁内心有过浪漫激情的荡漾，但最终还是“不逾矩”。1945 年孙犁由冀中到了延安，当时革命阵营中流行婚姻革命，上自党的高级领导，下至普通干部，都纷纷在投身政治革命的同时，重新择偶。正值青春年华并富于浪漫诗情的孙犁，此时也曾萌生爱情，可终于“发乎情”而“止于礼仪”。孙犁一生有过几次爱情悸动，最终都被掐灭在萌芽状态中，而他为此长久地对结发之妻深怀“惭德”。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